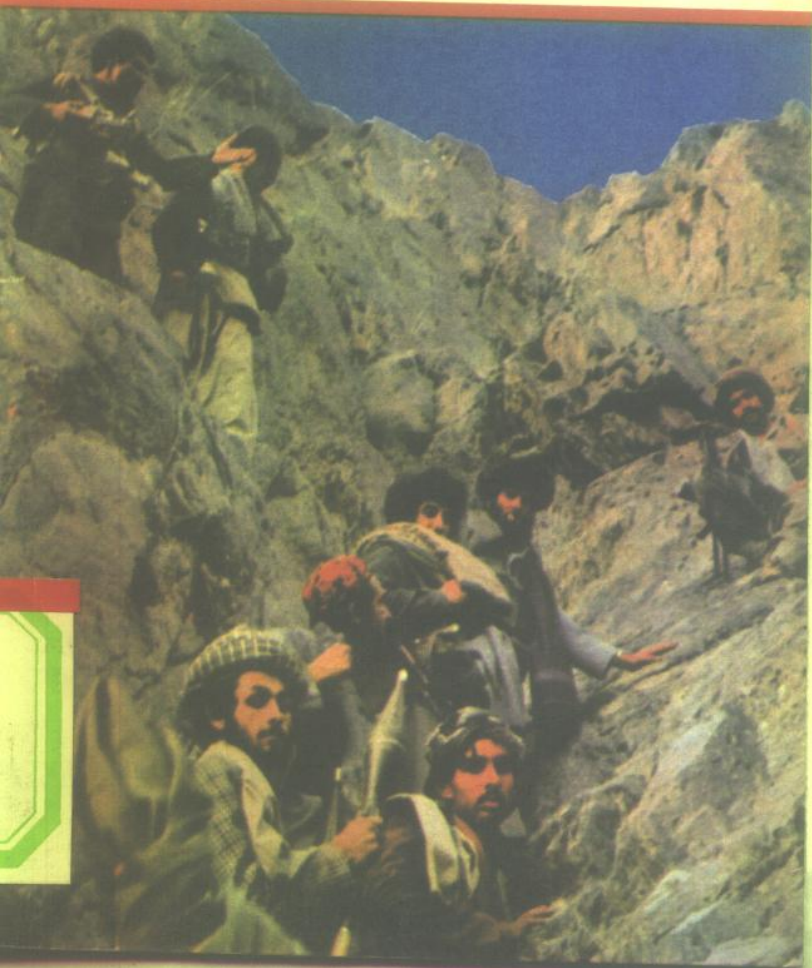


《国外军事见闻》丛书之五

亚非风云录

赵国忠 吴孚荣等著

军事谊文出版社



亚非风云录

赵国忠 吴 宇 等著
盛 富 金 易

军事谊文出版社

一九九二年十月

(京)新登字121号

书 名: 亚非风云录

著 者: 赵国忠 吴宇 盛富 金易 等著

出版者: 军事谊文出版社 (北京安定门外黄寺大街
乙一号) (邮编100011)

发行者: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者: 北京市昌平兴华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毫米 1/36

版 次: 1992年10月第1版

印 次: 1992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 张: 4.75

字 数: 90千字

印 数: 1—10500

书 号: ISBN 7-80027-253-2/E·91

定 价: 2.50元

(本社出版的图书, 因印装质量问题, 可退本社调换)

出版说明

《国外军事见闻》丛书是 90 年代初筹划的一套记实性报告文学。经过各方面的专家与同志们的辛勤耕耘，现在陆续同亲爱的读者见面了。

这套丛书是在我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深化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特约长期从事军事外交工作的人员撰写的。内容包括：国际风云变幻中一些重大国际事件的耳闻目睹；军事外交活动中的所见所闻；外国军队的建设与发展；国防教育和军人成材之途；对战争的观察与思考；国防工业与国民经济的发展及高科技的探索；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与安全活动的经历；以及各国的风土人情等等。

通过这些，我们希望奉献给读者：一个观察外部大千世界变化的窗口，了解国际斗争的复杂激烈；掌握外国军队的发展脉搏，促进彼此间的了解和友谊，汲取有用的经验。更重要的是：讴歌我国外交政策和军事外交政策的正确；讴歌战斗在异国他乡的外事人员凭借祖国的威望和外交政策的正确，不畏环境的复杂、险恶，无惧条件的困难、艰苦，果敢机智地观察形势的变化，掌握地球的脉搏，胜利完成祖国人民赋予的任务。

在编辑和出版这套丛书中，我们牢记面向世界，面

向未来，而读者是首先服务的对象。希望这套丛书能有助于增进对外部世界的正确了解，拓宽心胸与视野；同时也盼能加深对中华民族的豪情，祖国在世界之林有分量。我们特别要感谢参加与指导写作的专家、作者们，他们具有高度使命感和相当学术与写作水平，以观点鲜明，寓意深刻，构思新颖，信息量大为特征，把丰富的见闻如实地告诉大家。当然由于时间仓促，我们在编辑中也许有疏漏之处，不妥之处，渴望广大读者们指正。

军事谊文出版社



主编:王启恭 张 黎

姬胜德

编委:王启明 李 静

李志鸿 林建超

张增顺 张千城

顾问:石 侠 徐毅民

军事谊文出版社

目 录

- 一、1989年苏丹“6·30”政变始末……………(1)
- 二、我在索马里的最后 8 天……………(34)
- 三、埃及总统萨达特遇刺目睹记……………(78)
- 四、萨达特奋斗的一生……………(100)
- 五、战乱中的阿富汗……………(112)

1989年苏丹“6·30”政变始末

金 易

1989年6月至9月，苏丹发生了“6·30”军事政变，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我有幸亲眼目睹了此次事件，现将我当时所见所闻的一些情况追述如下。

1989年6月30日是穆斯林礼拜天。清晨5时30分，晨光刚刚来临，天空出现了一片柔和的浅紫色和鱼肚白，虽说此刻太阳还没露出它那通红的圆脸，可晨曦已经染红了天边，给朵朵白云镀上了一层美丽的色彩。我和往常一样起床进行例行晨间锻炼，出发前习惯性地打开收音机，发现电台停止播音，调谐搜索，还是外甥打灯笼——照舅（旧）。我不由得心中一愣，感到有些情况异常，于是，打消了晨间例行的锻炼活动，急忙敲开老刘、小赵两位的房门，对他们说：“情况异常，电台停止了播音，咱们马上出去看看。”他们反应敏捷，行动很快。前后不过几分钟，我们就开车出发了。我们发现马路两旁警备森严，戒严部队荷枪实弹，三步一哨，五步一岗，我们不顾这些，仍继续前行。突然，戒严部队挡住去路，我们又驱车往北，试图从北喀土穆大桥桥下进城，刚到桥孔附近又被截住。在此，我们见到美国使馆

的车也在四处转悠，刺探情况。美使馆一位高级外交官正忙个不停。他的行动更激起我们不察明情况誓不罢休的决心。因此，我们又调头南行，设法从机场南面入城，行至去机场的路口再度被戒严部队拦截。此时，可以断定苏丹发生政变！但这只是判断，还不是事实。于是，我想起一位苏丹军方的老朋友S君，也许他略知一二。我和刘、赵二位议论过后就立即去找S君。然后，加足油门，汽车风驰电掣，直奔S君处。事也很巧，恰逢他从总司令部回来，未待其步入家门，我们便问：“喀城戒备森严，发生了什么事？”S君答道：“政变了，萨迪克政府已被推翻。”我追问：“谁干的？”他回答说：“是以奥马尔·哈桑·艾哈迈德·巴希尔准将为首的军人干的。”我又问：“详情如何？”S君说：“我有急事，必须马上回总司令部，今天上午10时左右电台将广播有关情况，你们就回去等着，收听广播吧！”我们火速返馆，以最快方式及时向国内报告苏丹发生政变的情况！

至此，发生政变已经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了。但欲知此次政变的详情如何，且听我一一分解。

一、苏丹政局酷似炸药桶里溅火星

苏丹是非洲大陆面积最大的国家，拥有大约2500万人口，多数为穆斯林。苏丹一向是美国的盟友，但是政治、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宗教派别矛盾也较复杂，受到各种外来势力的左右。因而在这块大地上，经常出现不

同的冲突，政权更迭。以萨迪克为总理、以乌玛、民联两党为主体的联合政府是1986年“民选”的政府，自此，由于包括宗教派别的复杂因素，执政者与在野者间展开一系列互相勾心斗角的政权争夺战。他们对人民的许诺，对社会紧迫的问题都在做表面文章。到1989年上半年，苏丹深陷在政治、经济、军事全面危机之中。

从经济上看，萨迪克政权后期，苏丹经济日趋恶化。其主要表现在债台高筑，外债累积高达130亿美元，苏丹镑贬值十分惊人。官方比价由尼迈里时期的1苏丹镑兑换2.5美元，贬至4.5苏丹镑兑换1美元。如果从黑市比价来看更是触目惊心，公然高达30—40苏丹镑兑换1美元。经济崩溃的另一主要表现是市场空虚，物资奇缺，生活必需品严重供不应求，连苏丹人民最必不可少的面包也要定时、定点、定量供应。所谓定时，就是只有在每日清晨五六点钟才出售；所谓定点，就是偌大的喀土穆城仅有二十几个面包房经营面包；所谓定量，就是每人每天只能购买不超过0.4公斤的面包。在这种情况下，喀土穆市民不得不为抢购面包而四处奔波，甚至退役将领也难幸免。此事要不是我亲眼所见和亲耳所闻，我也不敢相信。

有一次，我去恩图曼办事，路过家庭公园，顺便看看公园经理达哈布，他是一位退伍准将。谈话间，他在列举大量事实说明当时苏丹各方面形势均不及尼迈里时期之后，拿出一个大塑料口袋对我说：“我每天早晨都拿着这塑料口袋到处去买面包。真不像话，萨迪克政权已

经不可救药了。”这位退休准将谈起往事，怀旧深情。他和前总统尼迈里在最高军事学院时是同班同学。1969年尼迈里刚上台时，感到头痛的主要问题是来自保守势力，特别是安萨教派的威胁。当时，安萨教派伊玛姆（教长）马赫迪认为尼迈里政府准备打击安萨教派，于是撤至其在阿巴岛上的据点。1970年3月，尼迈里总统前往该岛试图与马赫迪谈判，一伙持敌对态度的安萨分子进行阻挠，要求恢复民主和不让共产党人掌权。尼迈里回喀后称，他阿巴岛之行险遭暗算。于是，保安部队和大约3万名安萨教派武装之间发生激战，一时间，国家似已陷入内战边缘。尼迈里向安萨教派发出最后通牒，劝其投降。安萨教派拒不投降。这时，大批陆军部队在空军的支援下进攻阿巴岛。结果安萨教派武装全军覆没，教长马赫迪死里逃生，但在企图越过埃塞俄比亚国境时被击毙。为避免萨迪克继任安萨教派的伊玛姆，尼迈里将萨迪克流放到埃及。这就是苏丹历史上著名的阿巴岛事件。在这次事件中，达哈布指挥的装甲旅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达也因之而受到尼迈里的垂青。但是后来，达又因与尼迈里在军队部署问题上发生分歧和被指控为反尼军官集团成员，而被尼迈里革职。然而念其在阿巴岛事件中有功，也看在老同学的面，尼迈里又任命他为国防部直辖的“家庭公园”的经理。这样一些有影响的人物都在为吃上面包而到处奔波，那些普通市民百姓就可想而知了。

在苏丹，衡量市场供应的另一把尺子就是食糖。苏

丹人吃糖比中国人吃盐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吃喝都离不开糖，主食、副食和各种饮料全都需要糖。苏丹人大多信奉伊斯兰教，按照伊斯兰教教规，饮酒是一大禁忌。因此，苏丹市场严禁出售含有酒精的饮料，而只售百事可乐、各类果汁等软饮料。苏丹人家庭常用饮料是红茶、自产咖啡、百事可乐和自制鲜果汁。苏丹人爱喝红茶，茶里还要放许多糖。我们在苏丹朋友家中作客，他们有时也用这种茶来招待我们，简直甜得让人受不了。据说，苏丹有个习俗，无论主人用什么饮料（除酒外）招待客人，客人都必须喝光；如果不喝光，就暗示着主人的闺女就会嫁不出去。为了尊重对方的风俗习惯，不管主人用什么饮料招待我们，不管饮料有多甜，我们也要一饮而尽。由此可见，苏丹人用糖量确实很大，可以说，糖是苏丹人民除面包外的第二大生活必需品。可是，在萨迪克政权的后期，特别是在1989年上半年，连这种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生活必需品不仅市场脱销，而且价格猛涨。这就必然激起苏丹人民的强烈不满。

经济严重危机必然导致政治动乱。1989年5月，萨迪克政府宣布面包、食糖、汽油等几种生活必需品涨价。其中面包涨100%多，每个由原来20—30皮亚斯（1苏丹镑=100皮亚斯）涨至70—80皮亚斯；食糖涨200%多，每公斤由原来80皮亚斯涨至2.5镑。涨价幅度远远超过了苏丹人民的承受能力，使业已苦难深重的苏丹人民雪上加霜，结果激起了人民的强烈反对。宣布提价的当天，首都喀土穆的工人、学生和市民就纷纷走上街头示威游行。

霎时间，整个喀土穆市呈现出一派恐怖而紧张的气氛。

那天下午，我们几位同志驾车进城办事，只见游行群众满街设置路障，焚烧汽车轮胎，到处浓烟滚滚，火光冲天。他们高呼口号，群情激昂，吼声震天。我们的汽车根本无法在大街上行驶，只好绕道行驶。我驾驶的那辆“奔驰”汽车虽然绕着弯子进了城，但还是没有逃脱遭游行群众包围的厄运。当行至恩图曼的一条大街时，前面走来一长列人群，我见势不妙，立即左打方向盘，一头钻进了小胡同。可是，当卧车从胡同另一端刚露头，又发现有游行队伍，这时，我已进退两难，只好将车停在胡同口的马路边上。车刚停稳，一伙人群蜂拥而至，将汽车包围得水泄不通。我摇上玻璃，紧锁车门，只听见他们熙熙攘攘，大声喧哗；只看到无数只手拍打车壳。正在这时，一位中年男人挤进人群，他大概辨认出我们是中国大使馆的外交官，于是，叽哩咕噜地说了一通。他讲的是阿拉伯语，声音很大，但我听不懂。然而，有两个词我是听懂了的，这两个词是“萨发儿一岁泥”（即中国大使馆）。这下我明白了，他大概是在向群众解释：“这是中国大使馆的车，放他们走吧！”他刚说完，游行群众马上闪开一条窄路。我发动汽车，在人群中缓缓行进，两旁群众翘着拇指，高喊：“沙比亚岁泥，够意思！”（意即中国人好）向我们挥手致意。此情此景使我又一次领略到苏丹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

第二天，全国其他城镇也纷纷上街游行，声援首都人民的抗议行动。苏丹全国工人联合会也作出决定，在

全国实行总罢工。萨迪克政府见势不妙，赶快宣布取消涨价决定，从而暂时平息了全国人民的反抗情绪。然而，时过不久，反对派“全国伊斯兰阵线”又组织大规模反政府群众示威游行。执政的乌玛党与“全国伊阵”对着干，组织反“全国伊斯兰阵线”的示威游行，其中一部分人是萨迪克的民兵武装。两派游行群众在总理府门口等地还发生了武斗，有报道说，武斗中几人死亡，若干人受伤。游行恶剧越演越烈，顿时间，喀土穆又笼罩着恐怖紧张气氛。苏丹政局业已陷入极端动荡混乱的境地，人民对政府的不满情绪日盛一日。

萨迪克政府在军事方面又是怎样呢？1986年萨迪克为总理的民选政府上台后，边境冲突时而发生，南方内战从未停止过，人民受到损失大。

在东边，苏丹与埃塞俄比亚因为双方都支持对方的反政府武装而一直不和。萨迪克执政期间，苏、埃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多次触发边境武装冲突。特别是1987年底至1988年上半年，埃塞俄比亚军先后炮击并占领苏丹东部边境重镇库尔木克和吉桑。这两个重镇的失守激起了强烈的民族情绪，苏丹举国上下群情激愤，强烈要求收复失地。在全国军民的推动下，萨迪克政府暂停党派斗争，宣布实行全国总动员，为收复失地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结果从埃塞俄比亚军队手中夺回了库尔木克和吉桑两个城镇。失地收复了，但是，边境战争使苏丹本来很贫困的经济更加恶化。苏丹军方本来期望在这场边境作战之后，萨迪克会增加军费，改善一下军队的武

器装备和部队的待遇。可是，萨迪克政府却依然故我，忽视军方要求，严重损伤了军队的积极性，使军方大失所望，最终在军队中播下了不满的种子。

在西部，苏丹与乍得因“伊斯兰军团”问题而发生矛盾。矛盾的根源还得追究到利比亚和乍得冲突问题。1973年6月，利比亚出兵占领了乍得北方的奥祖地区。1982年10月，利比亚应当时乍得政府主席古库尼紧急要求，大举向乍得进军，以图打败亲西方的哈布雷派，并乘机使古库尼接受利比亚占领奥祖地区的事实。1983年8月，利比亚出动正规军和“伊斯兰军团”约5,000人，“帮助”古库尼部队重新攻占乍得北方重镇法亚——拉诺，并企图逼近首都恩价梅纳，使乍得局势更趋紧张。1984年9月，利比亚和法国宣布同时从乍得撤军，同年11月，利、法发表联合声明，宣称已经按规定从乍得撤出了各自的军队。1987年初，利、乍再度因奥祖争端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由于国际社会的调解，双方才鸣锣收兵。此后，虽然战事尚未再起，但是，利、乍双方在奥祖地区归属问题上的争端并未解决。乍得方面多次宣称，利比亚的“伊斯兰军团”一直在苏丹西北部地区活动，并指责萨迪克政府为讨好利比亚而给“伊斯兰军团”提供基地。可是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致使到1988年底至1989年上半年，乍得军队多次以追剿叛军为借口进入苏丹境内，与苏丹军队和地方武装发生冲突。此种局面造成苏丹西部地区社会治安严重混乱，使苏丹与乍得的关系更加紧张，同时也引起了苏丹内部军民的强烈不满。

在南方，苏丹与肯尼亚和乌干达也长期不和。和肯尼亚不和的原因有二：一是领土纠纷；二是肯尼亚支持苏丹南方的加朗反政府武装。

苏丹、肯尼亚、埃塞俄比亚三国交界处的苏丹境内有一个“金三角”。该地区很早以前是肯尼亚的领土，但英国统治时期被划归苏丹管辖。这里景色秀丽，气候宜人；泉水潺潺，漫流山川；一年四季，藤草丛生，绿草如茵，是放牧的好地方。而与其毗邻的肯尼亚境内的自然环境和放牧条件却远不如这里。因此，每年旱季，肯尼亚的游牧民就纷纷进入该地放牧。这里的苏丹部落牧民认为肯尼亚的牧民侵犯了他们的牧场，影响了他们正常放牧，损害了他们的利益。所以，双方经常发生冲突。此外，这里盛产金子，因此又有苏丹南方的“金三角”之称。有位苏丹朋友曾告诉我他在此“金三角”亲身经历的一些趣闻轶事。他说：“这里的部落牧民不认识钱，不知道钱为何物。这里买东西不用钱，而是用金块换。有一次，一位当地老百姓见我抽烟，就问我要，我给了他一支香烟，他便给我一块金子，真有意思。”由此可见，这里被称之为“金三角”，真是名不虚传。难怪苏丹、肯尼亚对这块地方争执不下！

苏、肯不和的另一原因是肯尼亚支持加朗运动。苏丹南方的加朗运动（即苏丹人民解放阵线），除有埃塞俄比亚和以色列等国的支持外，还得到西方基督教会势力的支援。西方基督教协会经常以国际红十字会的名义向苏丹南方提供“救济物资”，实际上是为加朗运动进行补给。

有消息说，西方给加朗运动的“救济物资”中混杂着各类武器装备。这类“救济物资”大多是经肯尼亚运入苏丹南方的。苏丹的萨迪克政府对肯尼亚为西方扶植加朗运动提供基地的做法极为恼火。就肯尼亚方面来说，它支持加朗运动也有其理由。第一，肯尼亚人和苏丹南方人同属非洲民族；第二，肯尼亚和苏丹南方均以信奉基督教为主；第三，肯尼亚总统穆伊对萨迪克搞伊斯兰法和对苏丹南方进行种族歧视大为不满。1988年10月肯尼亚国庆期间，热烈庆祝穆伊总统执政20周年。这次庆祝活动规模空前，还邀请许多国家的政府首脑出席庆典。穆伊总统对周围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几乎都发了邀请，唯独没有邀请苏丹的萨迪克总理。

萨迪克政府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对周边国家的政策，很难说有新的建树。

1988年下半年至1989年上半年，南方战局激剧恶化。加朗军队在西方教会势力的支持下丰衣足食，后勤补给充分；而政府军武器弹药奇缺，后勤补给严重不足。他们乘虚而动，全面出击，攻打城市。1988年底至1989年初，他们兵分三路，向南方最大的城市朱巴进军。政府军节节败退，加朗军队连连得手。在短短的几个月之内，加朗军先后攻占了朱巴周围的卡波埃塔、伊科托、托里特、尼木累、耶伊、马里迪、仑贝克、孔戈尔、博尔、蒙加拉等城镇，形成了对朱巴的合围态势，使朱巴成了一座孤立无援的死城，朱巴失守指日可待。如果朱巴失守，就意味着加朗运动在南方赢得了胜利，政府军彻底失败。